

爱是最美的生命奇葩，
总统放在绝壁悬崖，只有勇气和坚持才能抵达！



愛 若重生

——我们70后

林小染著

IF LOVE
REBORN

一个是天之骄子，一个是脚底烂泥，
不般配的爱情能否得到幸福？
情感天后林小染最新暖心力作，
娓娓讲述四对70后夫妻的酸甜苦辣事儿。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Glenn Reborn

重庆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愛 若重生

——我们70后

林小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若重生——我们70后 / 林小染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29-04909-6

I. ①爱…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431号

爱若重生——我们70后

AI RUO CHONGSHENG——WOMEN 70 HOU

林小染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袁宁

责任校对: 郑小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54千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909-6

定价: 28.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黎杨两家的故事得从 1982 年讲起。

都知道黎老师家有个千金黎昕，小名四四、四妹、四小姐。话说小妮子粉嘟嘟白嫩嫩，睫毛长长眼睛大大，还有一头秀兰·邓波儿的黄卷发，活像县百货大楼橱窗里那个会眨眼的洋娃娃。人家的酒窝都生在面颊，她就唇边一粒小梨涡，小小年纪笑起来就有种摄魂的美，硬是把别人的大酒窝比成了土气。谁见了她都想亲亲，这孩子咋就长这么好看呢！四四之所以成为四小姐，不光因为她生得漂亮，还因妈妈冯俏梅宠四四出了名。虽说当时生的是龙凤胎，可老三有亮，也就是三三，基本上是奶奶和两个哥哥带大的，只有四四是俏梅背着上班搂着睡觉，心疼得比千金还千金。

他们这个家在镇上无人不知无人不羨。1970 年出生的有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1973 年出生的有毅，虽然病弱且近视但成绩非常好，1979 年出生的漂亮龙凤胎三三、四四，乡卫生院内科医生冯俏梅，镇办中学数学老师黎汉生，加上健朗能干的黎家奶奶，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是镇上数一数二的人家。

这天俏梅揍了三三一顿。原因是她出门时吩咐过三三和四四，菜地里的黄瓜没熟不能摘。可等俏梅下班回来一看，两个孩子倒是听话没摘黄瓜，只搬了板凳站上去，把每根黄瓜吃掉了一截。俏梅照旧拿三三开打，虽然做坏事两个孩子都有份，但对女孩子还是不能动粗的。

汉生回家时没为孩子们闹祸生气，而是兴奋地告诉大家，县一中要调他去上班了，而先前郊东卫生院也已答应借调俏梅，这样一家人就要搬到县城去住了。听到进城后能常常吃上冰棒，三三、四四欢呼蹦跳着。孩子们当中只有老大有为闷闷不乐，他悄悄告诉俏梅，上次省艺校来学校招生他考上了，

马上要去长沙报到。

兄妹当中四四跟有为关系最好，耳尖的小丫头兴奋地叫起来：“哥哥，我也要跟你去长沙！”

俏梅为难地不知如何表态，汉生把脸一拉：“我们黎家人都要读书上大学，上了艺校将来就是当戏子，不务正业，不准去！”

有为低着头：“我去艺校家里就少一个人吃饭了，将来可以早点参加工作，爸妈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三三、四四就能上幼儿园了……”

奶奶和俏梅的眼泪同时夺眶而出，汉生拦着的手也垂了下来。俏梅心疼有为这么小就要离家自立，但不能不承认有为说的都是实话。俏梅翻箱倒柜给有为收拾行李，却发现他的衣服全是带补丁的。“哥哥！你的新鞋！”四四抱着一双白球鞋拽有为的袖子，仔细一看，这双球鞋白得扎眼，原来四四把有为旧得看不出颜色的球鞋用粉笔涂白了。四四眨巴着眼睛，“哥哥，我会给你洗鞋了，你带我一起去读书吧！”

一家人脸上挂着泪却都笑出声来。

有为走时，四四抱着他的书包怎么也不肯撒手，兄妹俩都哭得像泪人。镇上来看热闹的大人孩子围了一堆，听说有为考上了李谷一读过的学校，人人都夸厉害。那年头，李谷一在老乡眼中的形象就跟今天的刘德华差不多。

生活的变动很快冲淡了全家对有为的思念。汉生先去了一中上班，俏梅的借调很快办好，老二有毅转学的问题也已联系好，郊东卫生院借给了俏梅两间半平房暂住，一家老小都兴奋地准备搬家。只有俏梅喜忧参半。离搬到城里的日子越近她越忐忑，汉生只当她兴奋，却不知俏梅心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黎家老小坐着拖拉机将一车旧家具运到了城里。

晚上郊东限电，和住院部挨着的家属平房热得像蒸笼，俏梅把家里的竹床搬到坪里，支上蚊帐点上蚊香，大人小孩一起睡下。夜风习习，孩子们透过雾蒙蒙的蚊帐数着星星，奶奶讲着老掉牙的故事，俏梅摇着一把蒲扇给孩子们扇风驱蚊，扇着扇着她也打起瞌睡来，蒲扇越扇越慢。“妈妈，痒。”“妈，热。”俏梅惊醒，摸索着给喊痒的那个擦上万金油，又继续机械地扇了起来。进城的第一个夜晚，在一家人无比甜甜的睡梦中过去，直到东方破晓，第一缕红霞在天边绽开，俏梅神清气爽地呼吸着城里的空气，生活真美好呀！也许一切只是她多虑了。

俏梅很快遇着了第一个难题，她家只分到了一个上幼儿园的名额，可是三三、四四都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怎么办？奶奶当然要三三上，可俏梅辗转一夜决定还是让四四上，把三三留在家里让奶奶照顾，理由是“有为、有毅都没上过幼儿园，不都很听话吗？男孩子不用那么金贵”。

奶奶骂俏梅偏心骂了一星期，三三也哭了一星期，直到他跟附近菜队的一帮小孩玩熟，天天跟着打盖盖、打弹弓，虽然常常一身泥两膝洞被俏梅骂，三三倒觉得他比天天哭着不肯上幼儿园的四四好多了。

汉生一心扑在他的学生身上，俏梅的工作也面临着大挑战。虽然郊东卫生院只是个集体单位，可也是个许多人眼红的城里单位，而她只是从乡镇借调上来的，正式编制还没解决。所以当卫生院从内科划分成立儿科时，俏梅毫不犹豫报了名。

儿科是卫生院最忙最累的科室。俏梅的诊室总是挤满了前来挑疳积的厌食儿童。她胆大心细，连人民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的小孩也敢收治，服务态度更是首屈一指的好，重病的小孩她亲自留观，晚上出诊那是随叫随到。每次给病儿开了药，她都要亲自喂服，说来也怪，那些在父母那里死活不肯吃药的孩子到她手里就乖了。那时的孩子基本是放养没人管，得的病也千奇百怪。得蜘蛛痰的，俏梅给他们铺药棉烧；得蛇疮的，俏梅用艾条熏、敷自制草药；甚至有次一个患肺炎的孩子被浓痰呛住，俏梅用口帮他吸了出来。

很快，郊东卫生院有个儿科神医在县城传开了。两年之后，俏梅拿到了正式调令，娘儿几个的户口终于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家里每两周能吃上一次肉，添上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俏梅对生活已经心满意足了。

在县城的另一处，缝纫社裁缝何美芸也度过了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自从她把小儿子从医院带回家后，丈夫杨建国简直把她当成了开国功臣，恨不得天天上香供着。建国成天美滋滋地说：“儿子咋就长这么好，连小鸡鸡都这么俊呢？”生了儿子之后，建国最爱做的事就是在外边给儿子把尿，儿子撒得越远他笑得越欢，瞧瞧，咱家的是带把的！儿子取名杨帆，望其扬帆过海之意。

也难怪建国这么宝贝小儿子，之前可是连生了三个女儿。1972年出生的映雪，1974年出生的含雪，1976年出生的彦雪，小名分别唤做大妹、二妹、三妹。这大妹二妹完全遗传了父母的美貌，雪肤黑发长腿，大眼睛高嗓门，打

小就是美人坯子，而三妹却像是上帝播种时忘了施肥的小草，把父母相貌中的缺点集中浓缩了，瘦弱得有些像得了佝偻症一般。因为三妹长得不好看，所以杨帆长得不像建国、美芸也便无人质疑，何况杨帆是另一种类型的俊秀。

有三个女儿显然跟三个儿子不同，家里大小家务都是三个女孩负责，除了上班和偶尔给孩子们做几件衣服，美芸大部分精力用在打麻将和提防建国搞破鞋上。谁让当兵转业的建国生得高大英俊，又在眼下炙手可热的供销社上班呢！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虽然工资差不了多少，但在物资匮乏的票证年代，采购员建国可是只手通天的人物，杨家不愁吃喝不缺煤，三转一响三十六条腿都齐全就是证明。

四个孩子倒有三个美人儿，最难看的三妹彦雪自然成了老实沉默干活最多的人，二妹含雪开朗风趣，是弟妹拥护的中心人物，心疼弟妹的二妹也分担了一小半家务，大妹映雪是除弟弟外最得父母欢心的人，父母自然把三个小的交给她管，于是小大人映雪成天拿着腔调呼喝弟妹：“杨帆起床刷牙！”“二妹、三妹扫地做饭！”偶尔二妹顶嘴问她怎么不做事，大妹就要搬出她做管家当调度是多么辛苦。

瞧瞧，一个不留神，杨帆居然把大妹的青春洗发膏当成了牙膏，还在摸着头奇怪呢：“今天的牙膏味道真不错！”

几个姐姐笑得前俯后仰。

日子就这样平平常常却有滋有味地过着。饶是杨家如此心肝宝贝着杨帆，孩子到底还是孩子，这天就出了岔子。姐弟四人在院子里玩躲猫猫，杨帆在急跑中从路边叠着的几块预制板上跳下来，结果牙齿一闭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了，他把舌头伸出来，一片血肉模糊，哇哇大哭。

建国和美芸听到消息，脚上安了轮子跑来了，建国抱起杨帆往单车上放，他要送儿子去那个儿科很神的郊东卫生院。美芸在跳上后座之前给了三个女孩每人一个脑瓜崩：“三个背时鬼，给我回家跪搓衣板去！”

风风火火赶到郊东卫生院，美芸去挂号，建国抱着杨帆高喊：“让开，让开，我要见冯医生！”

被几个挑疖积的孩子包围着的俏梅一见这架式，立刻让建国把孩子放在检查床上。杨帆一抽一噎地不敢哭出声，见了这穿白大褂的医生他更害怕了。

俏梅一见这孩子愣了，咦，这不是她家三三有亮吗？不对，这孩子是双眼皮，有亮是单眼皮，不是三三。突然她心猛跳起来，难道……

气喘吁吁的美芸这时冲了进来：“医生，你赶紧看看我儿子的舌头怎么样了？你快看呀！”

两人一照面，顿时晴天霹雳，僵在了原地。

还是俏梅先反应过来，装作不认识美芸，俯身检查起杨帆的伤势。还好孩子伤得不重，洗去舌头上的血迹后，只留下了两个深深的门牙印。他长得倒比三三还白胖高大些，看来杨家真没亏待他。俏梅心里又喜又悲。俏梅看杨帆的眼神也太慈爱了些，为他检查身体的时间也太长了些，建国忍不住催问，俏梅赶紧说明伤势无碍，吃些消肿止痛的药片即可，她嘱咐一定要来复诊，其实是想多看孩子一眼。

建国领着杨帆千恩万谢地出去了。美芸却留了下来，劈头就质问：“你不是说你在乡镇医院上班吗？”

“我跟我爱人前年调进城的，孩子们都跟来了……”俏梅低声认罪。

美芸急了：“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要让我男人知道儿子是换的，肯定会杀了我！”

“我也不想我当家的知道那件事，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呢？”俏梅小心翼翼的。

美芸还是一脸急：“鬼晓得你会不会来抢儿子！”

“不会的，那时候就讲好换了不反悔的，再说我也舍不得女儿呢……”俏梅怅然若失地说，“我们住这么远，孩子们也碰不上面，你就放心吧……”

可是这场重逢让美芸如何能放心啊！这晚她失眠了，一大早便起来拿了些粮票和煤票，甚至找出一套她做的小裙子，她要笼络一下俏梅，更重要的是想看看那个换过去的女儿，无论她多不想俏梅一家出现，但孩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一路打听俏梅住处，美芸寻着了家属区，两个小孩打闹着朝她跑来，跑先的卷发女孩撞了美芸一下，闪进了旁边的水井洗衣房，一个跟杨帆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孩追赶着女孩。只一眼，已看清那女孩和大妹二妹神似的眉眼，美芸脑子一嗡，只怕这就是了。

这的确是四四，黎昕，也就是当年美芸换给俏梅的女儿。此刻她正跟三三比谁胆子大呢，小妮子爬上那口供应全院医患的水井，站在井沿指着三三咯咯笑：“胆小鬼，你敢不敢站到这里来啊？”

“宝宝，不要掉下去啊！”母爱和惊惶突然在美芸心里迸发，她乱了阵脚

地大喊着，她不知道这是小兄妹常闹着玩的一幕。

美芸突然这声大嗓门，把四四惊得脚下一滑，咕嚕掉进了水井。

这井很深，好在轱辘吊着的水桶正好在井下，四四掉下去之后立刻抓着，美芸奋力拉起水桶把四四救了上来。几个人都吓得魂飞魄散，美芸一把搂住四四：“宝宝，你没事吧？以后可不能再到这里玩了！”

浑身湿漉漉的四四极力挣脱美芸的怀抱，伶牙俐齿地指责她：“要不是你突然大喊大叫，我根本不会掉下去！”

一家人已经闻声赶来，俏梅一出现在视线里，四四嘴巴一撇就开始哭，三三结结巴巴地把事情经过讲了遍。美芸尴尬地拿出给四四准备的裙子在她身上比画，急于要补救过失。谁知四四把裙子扔在地上：“我不喜欢你的臭裙子，是你害我掉到井里的！”

汉生莫名其妙：“这是谁啊？”

俏梅支支吾吾：“一个病人……病人的家长。”



三三、四四该上小学了，汉生联系好了县城最好的中心小学，然而却遭到了俏梅的反对，她非要让小兄妹上离家近些的郊东小学，这学校的校风是全县最差的，俏梅反对的理由尽管苍白但很坚决，连汉生主动答应每天由他接送孩子们都不行。

汉生没太在意俏梅的无理阻拦，挑了一个俏梅上早班的日子，高高兴兴地带着他的金童玉女去中心小学报名了。在报名处，汉生拿出了他在家时教两个孩子写的大字，别的孩子字都不认得几个他们已经会描红了。老师啧啧赞叹，立刻表示这两个孩子可以收。正说话间，一个洪亮的男声插进话来：“老师，我儿子要报名！”

“排队去！”老师还在看三三、四四的资料。一个小男孩从人堆里见缝插针挤到第一排，四四瞪起眼：“老师让你排队呢！”

几个孩子一对眼，顿时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只见这站在一起的两个小男孩除了衣服不同，长得可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这就是杨帆和三三。今天建国两口子也带着杨帆来报名上学，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让两个分开的双生兄弟碰面了。杨帆好奇地去摸三三的脸：“我是在照镜子吗？”三三敌意地偏头避让。

报名的老师不禁问：“你们俩是双胞胎？”

“不是！”“不是，我和四四才是双胞胎！”两个孩子同时回答。

天底下竟有如此相像的两家人？奇怪的不只是老师和孩子们，还有两家大人。汉生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建国的眼睛珠子都快掉下来了，突然他狐疑地看着身边的美芸，只见美芸脸色惨白浑身哆嗦，显然这事她是心里有数的。建国接着再看那个孩子的爸爸，顿时恍然大

悟,这两个生得如此相像的孩子全出自那个男人的遗传!

建国虎着脸,掉头就走。

“哎,你去哪儿?”美芸慌乱地拖住建国。

建国一抬手给了美芸一个大耳刮子:“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还要给我戴多久的绿帽子!”

“你……你是什么意思?”美芸捂着脸惊恐地问。

建国悲愤地指着汉生:“我他妈真是个蠢货,替别人养了七年儿子!”

丢下这句话,建国头也不回走了。

人群静了一静,立刻又嗡嗡起来。这下连看带听加猜,人人心里都有了一个桃红色的搞破鞋的故事版本。只有美芸心里清楚,她见都没见过汉生,给建国戴的哪门子绿帽子啊!美芸跌跌撞撞地跟着建国后面追:“杨建国,你误会了,没这回事……”

美芸追到家里时,碗柜里的盆碟碗锅已经全部“以身殉职”了,摔了一地瓷片建国还没能解气,像只发怒的雄狮一样在屋里转来转去,四下寻找一切可砸的东西,如果不是这些吃饭的家伙“英勇就义”,那变成碎片的就是美芸了。建国抱起家里最值钱的东西——贴着黄绿蓝三色塑料膜的14寸黑白电视机,怒吼着要开砸:“离婚!拿户口本来,现在就去离婚!”

“杨建国!你放下电视我就说实话!”美芸哆嗦着开了口,“其实当年我生的是个女孩,是在医院跟人家换了一个男孩,就是今天那家……她家生了一对双生男孩,刚好想要个女孩,我一时糊涂就跟她换了……”

其实建国也不舍得砸电视,他的火也出得差不多了,听妻子讲了来龙去脉,一时间难辨真伪,他蹲在地上抽烟,陷入了沉思。这时三个女儿领着杨帆回家了,她们从没见过爸爸发这么大火,个个吓得直哆嗦。杨帆走到建国面前,怯怯地叫了声爸爸。建国厌恶地摆着手:“我不是你爸爸,走,我现在送你回去!”

美芸没想到说了实话竟是这个结果,绝望地拖住建国,建国索性把她的手一钳:“你也去,我们今天要把事情弄个明白!”

在杨家闹翻天的时候,黎家也是轩然大波。汉生今天莫名其妙背了个奸夫的罪名,还有自己的儿子为何跟别人长得如此相像,这一切都要俏梅给他答案。好在汉生还不会当着孩子的面大发雷霆,直到夫妻俩关在卧室,汉生这才压低嗓门追问缘由。

当俏梅知道这天他们去中心小学报名就明白大事不妙，眼下也只有把几年前那桩秘密换子和不久前与美芸的重逢倒了个底朝天。这下俏梅种种古怪行径都有了解释，汉生捶着桌子斥骂老婆糊涂，可骂完了更加犯了难，眼下真相揭穿，孩子们又该如何处理？至于四四黎昕，不光是俏梅的命根子，就是对孩子一贯严厉管教的汉生来说也是心头最爱，可一想到那个流落在别人家的亲生儿子，汉生的心就揪了起来。他这糊涂老婆办的糊涂事儿啊！

黎家两口子正一筹莫展时，杨家已经领着孩子上门了。但凡扯上男女绯闻的事在县城就是龙卷风，今天的热闹已经传遍全城，一见牛高马大的建国那兴师问罪的架势，院子里马上跟了一堆人过来看热闹。以为建国是来寻仇的，俏梅马上挡在了汉生身前：“有话好好说，孩子是我答应和美芸换的，这事跟我家里人没有一点关系。”

来之前建国一直对换子一说将信将疑，这下可好，一方面为证实杨帆不是老婆偷情所生松了一口气，一方面更为美芸的自作主张火冒三丈，他清清嗓子，响亮的嗓门从屋里一直送到走廊，给那些看热闹的人：“既然咱们的孩子抱错了，那今天我们家长做个主，把自己的孩子换回来吧！”

幸灾乐祸的人们大失所望，没想到这桩搞破鞋的丑闻只不过是换孩子的把戏，而且如此兵不血刃地解决了。

其实这看似友好合理的决定，对两个母亲是平地一声惊雷，对两个孩子更是地震海啸一般。两个母亲费了好大劲才让孩子们明白他（她）不是自家亲生孩子的事实，而眼下要回到真正的父母身边去，孩子们都委屈得大哭。

在两个父亲的坚持下，杨帆和四四终于回到了各自亲生父母身边，两个母亲在打包孩子衣服和玩具时眼泪一直没干过。为了让其他孩子接受变故，两家分别召开了家庭会议，给几个大孩子下了死命令，不准欺生，凡事要让新来的那个，天大的委屈也得忍着。

杨帆是哭着被送回来的，美芸夫妇把同样哭着的四四带走后，黎家赶紧表决心般地送上给杨帆的见面礼，俏梅的是拆了棉纱手套打的一件白线衣，汉生的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奶奶的是攒了好久牙膏皮换的叮叮糖。可杨帆什么不吃什么不要，也不叫汉生、俏梅做爸妈，整天红着眼圈抱着美芸给他买的尼龙双肩书包发呆。俏梅、汉生自知愧对孩子，在他面前自是小心翼翼，

只盼着能渐渐暖热杨帆的心。

杨帆被安排跟三三睡一个床。三三对走了妹妹来了个弟弟其实挺高兴的，这不，巴巴地从自己的旧军绿帆布书包里掏出一堆宝贝：烟壳纸做成能正反两面翻着打的牌、有毅给他削树杈做的弹弓、因为妈妈在医院能方便拿到的药瓶盖盖、当气球吹着玩的避孕套……三三这些被附近菜农孩子羡慕的玩具却一点没让杨帆稀奇，他闷闷不乐地拿出自己的玩具，有五颜六色的弹子球、两面翻着打的洋画牌、能突突突闪灯发声的机关枪、用铁钩滚着走的铁环……每拿一样就招来三三“哇呀”的赞叹，完了他得出一个总结：“你爸妈对你真好！”

不用说，这个“你爸妈”指的是建国、美芸。俏梅家经济压力大，有好东西也要留着给四四，三三从没享受过如此待遇。杨帆听得“你爸妈”这句，更加刺中心里的痛，哇地又大哭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尽管杨帆并没有被人欺负，但汉生把账算到了三三头上。三三平白无故招了一顿打，从此不敢再靠近杨帆，而大一截的有毅跟杨帆也不可能玩到一起，杨帆在这个新家更感到孤独了。

无独有偶，四四回到杨家更是闹得鸡飞狗跳。

三个大女孩已经被父母修理过，准备了一箩筐好话来迎接小妹妹，“听听你长得可真漂亮！”“你穿妈妈给你做的这条裙子真好看！”“听说你的字写得很好哦！”大家都小心地避开四四这个小名，免得跟黎家扯上关系。

四四不高兴地把嘴一嘟：“叫我四四！要么叫我黎昕！”

姐姐们对四四的退让只是表面的，等父母一转身大妹就冲四四吐口水：“爸说你是没人要的赔钱货，你回来做什么？”三妹不骂人，可在给四四盛的绿豆沙里撒了一把沙子，二妹虽然什么都不做，但心里也是跟她们抱团作战的。她们宁愿父母的偏心给的是杨帆，也不要这个全身长刺儿的四四。

四四明镜似地看透了这家人，她不喜欢这个第一次见面就害她掉井里的妈妈，还有那个说她是赔钱货的爸爸，也看出姐姐们亲密的笑脸后藏着的是嫉恨，她小小的心里拿好了主意：你们当时不要我，我就要气你们！把你们气得受不了了，就能把我送回去了。

其实想在家里捣点乱还是很容易的。小姐妹们都爱收藏，大妹收糖纸和火花，在一本大《新华字典》里夹满了花花绿绿的糖纸和火花；二妹爱收邮票，集邮册里的一张张邮票大都是从信封上浸水揭下的；三妹爱收石头，走哪儿

捡哪儿收了满满当当两抽屉。四四把大妹的糖纸、火花全部放到三妹的抽屉，把二妹的邮票取下一小半扔掉。

晚上入睡前，几姐妹照例要看看自己的宝贝，这下可出大乱子了。

“咦，我的糖纸、火花呢？怎么不见了？赶紧找找。”大妹开始翻箱倒柜。

“我最喜欢的那张‘全国山河一片红’怎么不见了？谁拿了我的邮票？”二妹急得声音带哭腔了。

为了证明清白，三妹打开自己的抽屉让她们找，结果大妹的宝贝全部在里面！“不是我拿的，不是……不是我……”三妹慌得磕磕巴巴。

“还说不是你！”大妹声色俱厉，“我的东西都在这里，这就是证据！二妹，你的邮票肯定也是她拿了！”

“好三妹，你喜欢邮票我可以送给你，你把我最喜欢的那张‘全国山河一片红’还给我，那是外公给我的……”二妹苦求着三妹。

“我没有拿，真的不是我拿的……”三妹哭了起来。

“你个死小偷，小时偷针大了偷金，今天不教训下你，以后你会当劳改犯！”大妹仗理行凶，已经冲过去掐三妹的大腿，三妹吃痛还手来打大妹，二妹则是大喊“别打，有话好好说”去劝架，结果一边挨了几下。

等建国夫妇听到动静过来时，三个大孩子已经披头散发打成一团，大妹脸上有几道指甲血痕，三妹是伤在大腿，最惨的是二妹，拉架中两边受打，到处挂彩。而四四躺在她的被窝里，正侧身一手支头看热闹呢。

在大人们的盘问下，真相不难猜到，但怎么问四四她都说不知道邮票在哪儿。为了平息风波，建国把三个委屈的女孩强压下去，每人发一把锁了抽屉了事。那时他们不知道，四四扔掉的邮票中那张错版“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来炒到天价，她亲手扔掉了一个零距离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这是后话了。

为了缓解姐妹几个的关系，建国夫妇决定带她们去看花鼓戏，家里两部单车，建国带三个，单车前杠上坐四四，后座坐二妹、三妹，美芸带大妹。这支超载的队伍拖着几个闷闷不乐的女儿上路了。

单车轱辘转悠起来，伴随着单调的链条“咔咔”声。四四因为昨晚的胜利兴奋得半夜没睡，一上车便觉得眼皮沉重，不一会儿就开始鸡啄米。建国稳稳地载着三千金，拐弯了，他按动了单车铃。在单车铃响的那一刹那，四四突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单车像被什么阻住不能动了。建国赶紧脚撑地停下来一看，天哪，四四的右脚卷进了单车齿轮，新球鞋一边已被绞烂，触目惊

心的鲜血正沿脚踝鞋面发散状扩大。

“啊——！”在四四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中，建国扔了单车，抱起四四往人民医院跑，此刻他心中的懊悔和心疼，绝不亚于杨帆咬伤舌头那次。我可怜的女儿，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建国一家惊慌失措地把四四送进了人民医院，照过X光片之后，确定她没有骨折，只是脚踝软组织挫伤和表皮伤，可半个月之内别想走路了。

四四哭得声嘶力竭，一直喊着要妈妈，可美芸上来却被推开，建国只得让美芸去给俏梅打电话。俏梅紧张万分地赶到住院部时，好不容易住嘴的四四在俏梅怀里再次放声大哭：“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俏梅和美芸面面相觑，这可怎么办才好？俏梅留在病房陪伴四四，建国一家垂头丧气回了家。建国不愿跟美芸说话，成天像只屁股长针的猴儿，踱来踱去焦躁不安，谁也不敢惹他。第二天，在美芸做晚饭的空当，只听得外面纱门一响，建国又出去了。不会是心里烦找哪个野婆娘去了吧？美芸赶紧洗手跟了出去。

建国踩着单车一路狂奔，美芸跟着踩得气喘吁吁。建国终于在中心小学前停住了，此时正好是放学时间。建国买了一堆零食，酸梅粉、红姜、爆米花、糖画……站在了校门口等候的家长队伍里。

杨帆和三三排着队出来，远远看到了建国。“爸爸！”杨帆兴奋地跑出队伍，高举双手向建国跑来。建国心花怒放地笑着，张开双臂把杨帆抱了起来，爷儿俩亲热地搂着说起话来，内容当然是杨帆说想爸爸想回家。这情景让不远处树荫下站着的汉生看到，心里凉了半截，而街对面跟踪而来的美芸见了，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原来建国嘴硬心软，他还是这么的喜欢杨帆啊！

四四可以回家休养了，两家大人都到了场，几乎是同时，两个男人都开了口：“要不，咱们两家还是把孩子换回来带吧？”

一壮一瘦两个父亲对视着，都理解了对方的不容易。

于是汉生背着受伤的四四，建国领着兴高采烈的杨帆各自回了家，至于

这场换子风波，终于以不动原状为前提回到了彼此的生活。亲生孩子也好，别人的娃也罢，就当是自己的命吧！

四四如愿回了家，三三却更闹心了，这个从小就让父母偏心不疼他的小祖宗到底又回来了！回家第一天，四四就和三三吵了起来，原因是四四脚不能下地却想吃娃娃头雪糕，她让三三上街给她买，代价是给三三也吃一根，她身上还有美芸悄悄塞的五块钱呢。三三哪里经得起雪糕的诱惑，站在冰店吃了一根，一路上还把四四这根娃娃头上上下下舔了一遍。等拿回家，四四剥开雪糕纸，一眼看出她的娃娃头雪糕小了一号：“你是不是偷吃了我的？”

“没有！”三三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对，你肯定偷吃了，娃娃头都瘦了一圈！”

“那是一路走过来太阳晒化了。”三三肯定地说。

“你……你偷吃我的，不要脸！”四四生气地把娃娃头扔在地下。

“哎，别扔啊，你不吃我吃。”三三心疼地捡起来，吹吹雪糕上的灰尘，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四四气极了，偏偏又够不着三三，她一只脚单跳着，抄起身边一根撑衣杆，老远地向三三打去，三三被她打得满屋乱跑，只得顺势闪进厕所，可家里的厕所门闩坏了，四四在外面拼命推门，三三把洗衣盆放倒顶住厕所门，自己坐在盆里吃完了那根雪糕。

汉生听到吵闹声跑过来时，四四正在厕所前单脚站立大骂，小妮子的伶牙俐齿在骂腔中发挥了最大天分，有理有据有头有尾，一串串地从她嘴里蹦出来，厕所里的三三逼急了会回敬一两句粗口，但比起四四骂人不带脏字实在火力相差太远。

汉生皱起了眉，四四才回那个家几天就学坏了！他把四四一把拎起放到床沿，正要坐下跟她好好讲道理。四四以为他要打她，吓得大哭起来：“爸爸，你别打我，我是没人爱的黑孩子……呜，你要不喜欢我就送我去福利院吧！”

汉生又气又急：“谁教你这些话的！不管什么事，你说这些话就不对！”

回敬他的是四四更响亮的大哭。

俏梅赶来了，护着四四对汉生瞪眼：“四四还伤着脚呢，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汉生一肚子气不能出，只得把三三从厕所揪出来，问清缘由后自然是让三三脱裤子，好好吃了一顿“笋子炒肉”。